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五

蟲豸部一 蟬 蝶

蟬一

原爾雅曰蜎蜎蜎

蜎音調蜎音良五米具者 蜎蜎 俗呼為蜎

蜎蜎 蜎音札 蜎蜎

蠶 一作戴

茅蜎

似蟬而小青 蜎

彌煎反

馬蜎

蟬中最

蜎寒蜎

寒蜎也小

青赤

孫炎曰

蜎五色具

蜎宮中小青

蟬

蜎蜎

蜎蜎青口

蟬

小者也

郭璞注云

蜎蜎江南謂之

蜎蜎如蟬而小有

蜎

蜎蜎

蜎蜎

蜎蜎

蜎蜎

文江東呼蠶曰茅

蠶似蟬而小青

揚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蜎宋衛之

間謂之塘蜩

鳴聲清亮江南呼塘蜩也

陳鄭之間謂之娘蜩秦晉之

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螭

齊人呼為巨螭音技

其大者謂之螳

或謂之蝟馬其小者謂之麥螯

音截小而青

有文者謂之蜻

蜻其雌謂之疋

音祖一反

大而黑者謂之蜥

音稜

黑而赤者謂

之蜺蜩螳謂之蠹蜩螳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

按爾雅以蜺為

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螳音應

又曰蚴蚴

上音折下音決

齊謂之

蟻螳

上音奚下音鹿

楚謂之螻蛄

螻一作蛄音零

秦謂之蚴蚴自關以

東謂之蚴蚴

上音貂下音聊

或謂之蜺螳

蜺音帝

或謂之蜺蛛

蜺音

風曰五月鳴蜩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

寒蜩鳴 增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

逐立秋之日寒蟬鳴不鳴人臣不力爭 易通卦驗曰

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 孝經援神契曰蟬

無力故不食 蔡邕月令曰蟬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孔子曰遶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 又曰市有

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沸政之譁也甚矣 莊子曰

鵬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奚以九萬里而南

為 又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蟪蛄夏蟬也故不知春秋

一曰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故云

又曰蟬得美蔭而忘其身 荀

子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無益人

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 原淮南子曰蟬

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蟬螟胡蟬蛸螻茅蟬凡五種也

王充論衡曰螻蟻化為腹育腹育轉為蟬生兩翼不

類螻蟻 增鹽鐵論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之不知

雪也 原徐廣車服雜志曰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

飲露而不食也

古今注取其清
虛而識時變也

風土記曰七月而螻

蛄鳴於朝寒蜚鳴於夕

增益州方物畧記曰蟬花二

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

寸黃碧色治小兒瘕瘕又能已瘧 蠡海集曰蟬近陽

依于木以陰而為聲故腹板鳴然其性陽和故此息而

彼作 吳下田家志曰蜘蛛蟬叫稻生芒 歲時雜志

曰都人上元作宜男蟬如蛾而大 芻蕘論曰秋風至

而寒蟬吟 楚詞曰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

稽聖賦曰蟋蟀鳴非其口 鄒陽柳賦曰蜩蟬厲響

雅

廣要蟬得美蔭則其聲尤清厲也

蟬二

原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二丸於竿頭是用乎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不過錙銖之間

華嶠後

漢書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

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為奸密窺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欣笑見樹上有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緣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增

晉書曰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尤信小術以為求
之必得桓靈寶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
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以自蔽靈寶就溺焉愷之
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 梁書曰朱异為通事舍人後
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
蟬珥之兆 清異錄云唐時京城遊手夏月採蟬貨之
唱曰只賣青林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懸牕戶間亦有
驗其聲長短為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石林燕語曰宋

守約為殿帥每夏日輪軍校數十輩捕蟬不使得聞聲
有鳴者皆重笞之人言守約惡聞蟬聲一日神宗問及
對曰軍中以號令為先臣當承平無以申其號令故寓
以捕蟬耳

蟬三

原飲露

聆風

上詳敘事
見傳休爽蟬賦

下

嚙庭

翔水

董仲舒
答問牛

亨問仲舒曰蟬名齊女何故答曰昔齊王之后怨王而
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嚙喉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文子曰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
死首丘寒蜚翔水各依所生

噪柳

鳴榆

謝靈運
燕歌行

螻蝻色青七月鳴蟬母似寒蟬而小二月鳴蜩范所謂馬蟬形大而黑亦五月鳴蟬皆乘昏夜方出土中升高

處背圻而出所以夜出者一似畏人二畏日矣乾其殼而不能蛻也原有綫不食

人

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聞子臯將為郈宰遂為衰郈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綫下詳蟬一孝經援

契神鳴柳噪林詩曰苑彼柳斯鳴蜩翳葉吸露

含風當夏

蕭瑟含風蟬夜蟬當夏急

綫入趙冠翼為魏

鬢蛻殼連拳抱綫葉而猶在新聲響亮噪清風而

不歸

蟬四

增附朽樹

酉陽雜俎蟬未蛻時名轉化秀才韋嗣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轉化附于朽處怪之

村人曰蟬固朽木所化也翺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落日鳴

杜甫詩落日鳴蟬蛸

蟬五

原詩古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梁簡文帝聽

早蟬詩曰草歇鵙鳴初蟬思落花後乍飲三危露時蔭

五官柳莊書晒鵬翼衛賦宜螭首桂樹可淹留勿謂山

中久 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籞復得棲嘉

樹豈敢擅洪枝輕條遭所遇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褚湮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響

屢嘶日暮聲逾促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

清輕身易知足 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冰薄質與

秋塵輕端綏挹宵液飛音承露清 蕭子範後堂聽蟬

詩曰試逐微風遠聊隨夏葉繁輕飛避楚雀飲露入吳

園流音繞叢藿餘響切高軒借問邊城客傷情寧可言

後梁沈君攸驚早蟬詩曰日暮野風生林蟬候節鳴

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聲地幽吟不斷葉動噪羣驚獨

有河陽令偏嫌秋翅輕 陳張正見賦得寒樹晚蟬疎

詩曰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
空聲疎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

又秋蟬喝柳詩曰秋雁寫遙天園柳集驚蟬競噪長

枝裏爭飛落木前風高知響急樹近覺聲連長楊流喝

盡詎識蔡邕絃 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

臣冠得飲是天露何辭高柳寒 江總詠蟬詩曰白露

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噪林柳流響遍臺池忖聲如

易得尋忽却難知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

柳吟涼久嘶蟬應序驚露下縷恒濕風高翅轉輕葉疎

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遂入蔡琴聲 顏之

推聽鳴蟬篇曰聽秋蟬秋蟬悲非一處細柳高飛夕長

楊明月曙歷亂起秋聲參差攬人慮單吟如轉簫羣噪

學調笙乍飄流曼響多含斷絕聲毒陰自有樂飲露獨

為清短縷何足貴薄羽不羞輕塘娘翳下偏難見翡翠

竿頭絕易驚容止由來桂林苑無事淹留南斗城城中

帝王里金張及許史權勢熱如湯意氣喧成市劍影奔
星落馬色浮雲起鼎俎陳龍鳳金石諧宮徵關中滿季
心關西饒孔子詎用虞公立國臣誰愛韓王游說士紅
顏宿昔同春花素鬢俄頃變秋華中腸自有極那堪教
作轉輪車 盧思道聽鳴蟬詩曰聽鳴蟬此聽悲無極
窮嘶玉樹裏羣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
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
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即斷才聞

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
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今不可越紅塵早
敝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
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恒
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劔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
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
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
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

少游馬 唐太宗賦得弱柳鳴秋蟬詩曰散影玉階柳

含翠隱鳴蟬微形藏葉裏亂響生風前 虞世南秋蟬

詩曰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

風 李百藥詠蟬詩曰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

華冠側先驚翳葉中 增駱賓王在獄詠蟬曰西陸蟬

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黝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

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又秋蟬詩

曰九秋行已暮一枝聊暫安隱榆非諫楚噪柳異悲潘

分形妝薄鬢鏤影飾危冠自憐疎影斷荒林夕吹寒

盧照鄰賦得含風蟬詩曰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獨

有危冠意還憐衰鬢同 張九齡和崔黃門寓直夜聽

蟬詩曰蟬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宵聽應緣飲

露知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不是鏤金飾清香徒爾

悲 司空曙新蟬詩曰今朝蟬忽鳴遷客若為情便覺

一年老能令萬感生微風方滿樹落日稍沈城為問同

懷者淒涼聽幾聲 耿湊溪館聽蟬詩曰高樹多涼吹

疎蟬足斷聲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
晚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
危湍和不似細管學難成
當數附金重無貪曜大明
青林四面落白髮一重生
向夕音彌勵迎風翼更輕
單嘶出迴樹餘響思空城
嘒唳松間坐蕭寥竹裏行
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
又聽早蟬歌曰蟬鳴兮
夕曛聲和兮夏雲白日兮
將短秋意兮已滿乍悲吟兮
欲長猶嘶澀兮多斷風蕭蕭兮
轉清韻嘒嘒兮初成依
婆娑之古樹思遼落之荒城
閒院支頤深林倚策獨惆

悵而無語鬢星星而已白 戴叔倫畫蟬詩曰飲露身

何潔吟風韻更長斜陽千萬樹無處避螳螂 白居易

答夢得聞蟬見寄詩曰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貌

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槐花新雨後柳影欲秋天聽罷無

他計相思又一篇 又六月三日夜聞蟬詩曰荷香清

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乍聞愁北

客靜聽憶東京我有竹林宅別來蟬再鳴不知池上月

誰撥小船行 又早蟬詩曰月出先照山風生先動水

亦如早蟬聲先入閑人耳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

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槐花裏元

稹始聞夏蟬詩曰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

處高樹但侵雲響悲遇衰齒節謝屬離羣還憶郊園日

獨向澗中聞李白詩曰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盧全新蟬詩曰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

還在樹枝間賈島病蟬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

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疑在腹塵點誤侵睛

黃雀兼鳶鳥俱懷害爾情 李商隱聞蟬詩曰本以高

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

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項斯聞蟬

詩曰動葉復驚神聲聲斷續勻坐同來聽者俱是未歸

人一棹三湘浪單車二蜀塵傷秋各有日未可念因循

方干聽新蟬寄張晝詩曰細聲頻斷續審聽亦難分

髣髴應移處從容却不聞蘭樓朝咽露樹隱暝吟雲莫

遣鄉愁起吾懷祗似君 唐彥謙夜蟬詩曰翠竹高梧

夾後溪勁風危露雨淒淒那知北牖殘燈暗又送西樓
片月低清夜更長應未已遠煙尋斷莫頻嘶羈人此夕
如三歲不整寒衾待曙雞 李咸用早蟬詩曰門柳不
連野乍聞為早蟬遊人無定處入耳更應先暫默斜陽
雨重吟遠岼煙前年湘竹裏風激遶離筵 于鄴詠蟬
詩曰江頭一聲起芳歲已難留聽此高林上遙知故國
秋應催風落葉似勸客迴舟不是新蟬苦年年自有愁
沈鵬寒蟬樹詩曰一葉初飛日寒蟬益易驚入林慙

織細依樹愧身輕大幹時容息喬枝或借鳴心由餘露
淨響為逐風清忝有翩翾分一作翼應憐嘒嘒聲不知微

薄影早晚挂綫纓 劉兼新蟬詩曰齊女幌幃失舊容

侍中冠冕有芳蹤翅翻晚鬢尋香露聲引秋絲逐遠風

旅館聽時髭欲白戍樓聞處葉多紅只知送恨添愁事

誰見凌霄羽蛺功 陸龜蒙詠蟬詩曰只憑風作使全

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伴貂金置影并雀

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宋蘇軾詠蟬詩曰

蛻形汙濁中羽翼便嬛好秋來寂不聞已抱寒莖槁

楊萬里聽蟬詩曰一隻初來報早秋又添一隻說新愁
兩蟬對語雙垂柳知鬪先休鬪後休 又曰一殼空空

紙樣輕風前却有許多聲叫來叫去渾無事叫到詩人
白髮生 又曰說露談風有典章詠秋吟夏入宮商蟬
聲無一添煩惱自是愁人枉斷腸 又曰罪過渠儂商

略秋從朝至暮不曾休莫嫌入夜還休去自有寒蛩替
說愁 張耒詩曰鳴蜩嘒高風逮夜且復靜 林景熙

聞蟬詩曰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顛却憶畫

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金党懷英咏蟬詩曰槁

壤陰潜罷轉丸飄飄便作飲風仙幽藪何處拳枯蛻別

樹還來續斷絃小院日長清夢覺空庭人靜綠陰圓無

情物化誰能料觸撥羈懷一慨然 周昂聞蟬詩曰冥

機辭委蛻天籟發幽嘶迴露增晨洗清風借晚攜暫成

千里隔還作一枝低客思饒相觸愁時故不齊 元馬

臻聞蟬詩曰短翼含風薄似秋一聲聲帶夕陽愁年年

古柳官塘路催得行人白盡頭 陳櫟晚蟬詩曰秋早

梧桐颭晚風鳴蟬無數樹陰中斜陽似假渠聲勢只是

斜陽不久紅 明周憲王有燉秋蟬詩曰敗柳疎林寄

此生涼時不似熱時鳴蛻形先覺金風動輕翼偏嫌玉

露清抱葉常如經雨態過枝猶帶咽寒聲桑間此際蝶

蛸老游息安閑莫漫驚 高啟始聞夏蟬詩曰翔翔繞

得蛻咽咽未成喧翳葉誰能見南風綠繞軒乍驚變節

物還念別郊園何待當秋聽方令羈思繁 張羽聞蟬

詩曰村園夏雨歇衆綠陰已成高齋掩晝寂新蟬今始
鳴嘈嘈斷更續嘒嘒遠還輕響悲逐涼吹歡謝引離情
屬耳念已集感物襟易盈煩聒方自此稍待秋林清

又聽蟬曲曰黃鶯紫燕寂無喧新聲最好是聞蟬栖烟
初噪如喧籥吸露才停似斷絃乍向風前聞杳裊營營
嘈嘈鳴不了斷續能牽客夢長淒涼解動羈愁早一番
蛻脫已身輕最是居高韻更清莫道轉凡穢壤底冠綫
還比侍臣榮長樂宮中百鳥靜十二簾開漏方永忽向

上林翻下苑多少蛾眉倚闌聽隋堤千樹柳如烟無情
偏向斜陽天切切自將亡國恨淒淒欲共路人言蟬聲
到處何曾別人心聽來有悲悅何如一枕北窗眠喧寂
都忘聞見絕王翰和黃體方伴讀新蟬詩曰滿地殘
花過雨天槐陰庭院響新蟬輕敲金奏當牕外閒撥銀
箏向枕邊曉露吸殘青草岸晚風吹出綠楊煙家山深
處林亭好曾被繁聲聒醉眠謝榛詠蟬詩曰弱翅凌
晨動繁聲向夕流不知風露裏還得幾何秋

原賦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淒其下降秋風肅以晨興
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
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曹大家蟬賦
曰伊黝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
木而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飈厲而化往 魏曹植蟬
賦曰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
兮始游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
噉噉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與衆

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
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勁
斧冀高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
懼草蟲之襲予免衆艱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官宇依名
果之茂蔭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
於圓團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獼猿條罔葉而不
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
恐余身之驚駭兮晴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

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
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
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
陵高靜無為以自寧邈焉獨處弗累於情在運任時不
慮不營 溫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陸士龍
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
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
氣飲露則其清也忝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

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則
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
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
貞粹之淑質吐啞啞之哀聲容麗蜩蟬聲美宮商飄如
飛鴻之遭驚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爾乃振修綏以表
首舒輕翅以迅翰挹朝華之墜露含烟煴以夕餐望北
林以驚飛集樛木而龍蟠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
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

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
巢志高於鴈鳩節妙乎鷓鴣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
迴條乃綴以緇冕增成首飾映華蟲於朱袞表馨香乎
明德 傅咸黏蟬賦曰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
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
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
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
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

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往黏之莫知匪爾命之
薄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
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
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
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
忠謹之自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孫楚蟬
賦曰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

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
響之煩擾 傳休奕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
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幽昭於后
土兮雖在穢而愈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
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蔭兮噪
閑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泊無為
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遙自託乎
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

今時感君之丹心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

吟終嬋媛而孤引越客發度漳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

不假縷於范冠豈鏤體於人爵折清飈而不淪團高木

以飄落 陳褚玠風裏蟬賦曰有秋風之來庭於高柳

之鳴蟬或孤吟而暫斷乍亂響而還連垂黜縷而嘶定

避黃雀而聲遷愁人兮易驚靜聽兮傷情聽蟬兮靡倦

更相和兮風生終不校樹兮寂寞方復飲露兮光榮

增唐馬吉甫蟬賦曰應律初蟬含生自然其聲嘒嘒其

翼翩翩參萬物之動植隨四序之迴旋避啼鴛於春後
伴鳴蛩於秋前廉而有德靜而無累逸豫攸安沉吟斯
慰體素質而標儉養清心而拔萃食不求粒雖黍稷而
非珍棲不擇林縱梧桐而何貴暨夫三危露結四野雲
平蒼茫日暮爽朗天明託高枝以庇影竄密葉以流聲
匝池臺之響亮洞巖壑之清泠羣吟則少懼孤引則多
驚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鬢裁新樣圖冠有舊名雖屈
螳螂之斧終齊鵬鷁之情 蕭穎士聽早蟬賦曰清商

兮暮急白露兮朝濕伊寒蟬之早聞知涼風之初入散

亂搖颺脩寥歛吸前聲未盡後響仍及邇層檐而驚歸

向茂樹而遙集魏炤蜩甲賦曰覩遺跡於棄甲想能

鳴之在耳空披腹心徒伏泥滓其內也既等混沌之無

竅其外也何患螳螂之利背與繪事而均功齊木偶之

所擬左牢蟬蛻賦曰乍舉輕躬初留具體薄翼而朝

陽始照黝綫而宿露新洗纔發響於林下已傳聲於澗

底驗形有二責實無雙啾啾而送恨蓬戶嚶嚶而添愁

瑣窓吟遠樹於荒郊思盈秋野噪寒花於別浦韻遠晴

江 李遠賦曰據險形柔拏空股戰方疑乎蠖屈終類

於龍變洞胷達腋玲瓏而素甲皆虛潔已全身輝赫而

黝光已遍俄分曙色似遇良時便有凌空之意還生去

故之悲嘒嘒而頻遷碧樹淒淒而若紡寒絲響遶晴雲

傳楚岸之風遠聲催晚景怨陶家之柳衰 宋歐陽修

鳴蟬賦曰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

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

還連吐孤韻以依律合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耶出自糞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鬢修嬋娟者耶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

原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清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潔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豈伊不美曜彼

華冠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咏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廳事也有古槐數株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

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
聞螻蛄之流聲悞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
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洽物應哀弱羽之飄
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蝶一

原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謂之
捷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
班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樹間 增

埤雅曰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嘗見園蔬其葉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 續古今注曰蜂蝶

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

正字通其交以鼻

原列子曰陵烏得

鬱棲則為烏足

此相合而生也

烏足葉為蝴蝶

增抱朴子曰

髻孺背千金而逐蛺蝶

草木子曰化生者眼無竅惟

有黑點而不能見蠶蝶之類是也

原搜神記曰朽葦

為蒼麥為蝴蝶

增又曰麥之為蝴蝶也翼羽生焉眼

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

又曰木蠹生蟲羽化為蝶 酉陽雜俎曰白蛺蝶尺蠖
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見鬱棲中壤綠裙幅旋為
蝶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蛺蝶

唐段公路北戶錄曰嶺表有鶴子草蔓花當夏時開形
如飛鶴翅羽嘴皆全蔓上春生雙蟲食葉收入粉奩以
葉飼之老蛺為蝶赤黃色女子收佩之令人愛悅號媚
蝶 採蘭雜志曰蛺蝶一名春駒 嶺南異物志曰常
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

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
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物類相
感志曰唾津抹蛺蝶翅則當空高飛 桂海蟲魚志曰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黑蛺蝶大如扇橘蠹
所化北人云真武蟬 鶴林玉露道藏經云蝶交則粉
退 舊志云羅浮山有蛺蝶洞在雲峰岩下古木叢生
四時出綵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

蝶二

原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為周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增開元遺事曰明皇春宴使宮中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蝶所止者幸焉後太真專寵遂罷此戲 酉陽雜俎曰劉魯封云滕王蛺蝶園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 唐段公路北戶錄曰盧肇嘗說捉得一粉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胭脂色後翅

為燕尾分亦蝶之異也 又曰公路嘗南行歷懸藤峽

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木五綵初為丹青之樹命僕採
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鏤者金眼者丁
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
小如榆莢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 杜陽雜編
曰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自是
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
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帝令張羅于空

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櫥觀金錢玉屑之內有蠕蠕者有為蝶者桂苑叢談曰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有道術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噓之成列而飛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

宋周密癸辛雜志曰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

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於江氏之傍
竟日乃去及聞訃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
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耳 又曰

李鐸

畫幔錄
作李鐸

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

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祭接武不相辨揮之不
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 又曰楊大芳娶
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
徊飛集窻戶終日乃去 懸笥瑣探曰吳郡施槃嘗作

蝴蝶詩曰莫怪東風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正統己未果狀元及第

蝶三

原入夢

戲園

上詳蝶二莊子古樂府歌詞蛺蝶行蛺蝶之遊戲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

驚接我首宿間

木蠹生蟲

葉化為蝶

增粉翅

玉腰

王操

咏蝶詩香鬚粉翅暖爭飛品物多情總屬伊上國萬家風月夕夢魂頻繞海棠枝清異錄溫庭筠嘗得一句

曰蜜官金翼使徧告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

蠹蛻

蛻化陸龜蒙化書橘之蟲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臃臃然類蝥蟻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

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視之則蛻為蝴蝶矣襜黑
鞬蒼分朱間黃腹填而脩綏纖且長又明日往視則倚
薄風露攀緣草木聳空翅輕瞥然而去噫秀其外類有
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明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
廉也向使不知其為橘之蠹人謂從鈞天帝居而來矣
漢寔錄右監門衛大將軍許遷言臣奉命博州至博
平縣戴村有蛭彌亘數里一夕並化蝶飛去

如燕

隨蜂

六朝錄劉子卿居廬山有五絲

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夜間有二女子曰威君愛花
問之物故來相詣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願仲繼綵自
是每旬一至者數年

下見後劉孝綽詩

過慢

穿花

杜甫詩娟娟戲蝶過閑慢又穿花

蛺蝶深

傅粉竊香

宿花爭絮

唐人咏蝶詩傳粉何郎全縞素竊香韓掾

自輕狂下見後林逋詩

莊周夢

韓憑魂

上詳蝶二莊子山堂肆考俗傳大蝶必

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之魂
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

滕王圖本

謝逸詩名

潛確類書滕王元嬰高祖子工於蛺蝶王建宮詞曰內
中數日無呼喚捐得滕王蛺蝶圖又宋謝逸有蝶詩

三百首極佳有云江南日暖午風
細頻逐賣花人過橋時呼謝蝴蝶

舞花叢

飄蘭徑

張易之詩蝶舞萬花叢

依槩

繞籬

杜甫詩風蝶
勤依槩長

孫佐輔詩晴蝶飄蘭徑
野菜飛黃蝶

蝶四

原詩古詩曰蝴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咏

蝶詩曰空園暮烟起逍遙獨未歸
翠鬣藏高柳紅蓮拂

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

違 劉孝綽咏素蝶詩曰隨風繞綠蕙避雀隱青薇映

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間參差葉際飛芳華

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徐昉賦得蝶依草應令詩曰秋

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增

李鏡遠蛺蝶行曰青年已布澤微蟲應節歡朝出南園

裏暮依華葉端菱舟追或易風池渡更難羣飛終不遠

還向玉階蘭 唐李商隱咏蝶詩曰飛來繡戶陰穿過

畫樓深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兼惟柳絮所得是
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為子夜吟 又蝶詩曰孤蝶小徘徊
翩翻粉翅開併應傷皎潔頻近雪中來 又蝶詩曰
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西
子尋遺殿昭君覓故邨年年芳物盡來別敗蘭蓀 又
咏蝶詩曰初來小院中稍與瑣闌通遠恐芳塵斷輕憂
艷雪融只知防浩露不覺逆尖風回首雙飛燕乘時入
綺櫳 又咏蝶曰長眉畫了繡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

為問翠釵釵上鳳不知香頸為誰迴 又詩曰壽陽公

主嫁時粧八字宮眉捧額黃見我佯羞頻照影不知身

屬冶遊郎 又詩曰廣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

霞莫許韓憑為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 王建晚蝶詩

曰粉翅嫩如水繞砌乍依風日高山露解飛入菊花中

李賀謠俗曰上林蛺蝶小試伴漢家君飛向南城去

誤落石榴裙 韓偓詩曰鳳子輕盈膩粉腰 鄭谷趙

林郎中席上賦蛺蝶曰尋艷復尋香似閑還似忙暖煙

沈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悞採粧王孫深

屬意繡入舞衣裳 羅隱蝶詩曰漢王刀筆精寫爾逼

天生舞巧何妨急飛高所恨輕野田黃雀慮山館主人

情此物那堪作莊周夢不成 盧頻蛺蝶行曰東園宮

草綠上下飛相逐君恩不禁春昨夜花中宿 李建勳

蝶詩曰粉蝶翩翩若有期南園長是到春歸閑依柳帶

參差起困傍桃花獨自飛潛被燕驚還散亂偶因人逐

入簾幃晚來欲雨東風急迴看池塘影漸稀 宋孔平

仲蝴蝶行曰蝴蝶飛渡河來河北花已落河南花正開
盈盈採花女撲打還家去推身飛入粉奩中芳草綿綿

舊時路 晏殊蛺蝶詩曰鶯欲綿蠻柳欲陰露叢煙萼

恣搜尋那將兩翅輕塗粉繞遍千花百卉心 宋祁詩

曰撲粉曾過宋玉牆一生身計託羣芳不須長結東風

願秋菊春蘭各有香 王安石蝶詩曰翅輕于粉薄于

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為韓

憑 黃庭堅蝶詩曰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

蟻爭收墜翼策勲歸去南柯 蘇軾鬼蝶詩曰雙眉卷

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范成大

秋日田園詩曰橘蠹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
然蛻作多花蝶翅粉繞乾便學飛 陸游窻下戲詠曰

何處輕黃雙小蝶翩翩與我共徘徊綠陰芳草佳風月
不是花時也解來 楊萬里觀物化詩曰蝴蝶新生未

解飛鬚拳粉濕睡花枝後來借得風光力不記如癡似

醉時 李方叔秋蝶詩曰粉蝶爾何知秋深尚戲飛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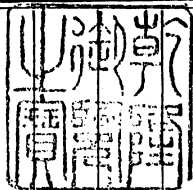
渠迷節物猶若弄春暉露葉今非昔霜叢叢疇可依籬邊
菊無幾薄命寄餘菲 林逋蝶詩曰細眉雙聳敵秋毫

冉冉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
情人沒後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遺編若堪恨
不并香草入離騷 元貢師泰新蝶詩曰杏樹生香蠹
化成向人飛下不勝情寒辭薄翅猶黏粉暖溢柔鬢始
弄晴燕舞盤中嫌露重鶯歌扇底避風輕春閨未解南
華夢乞與滕王為寫生 陳樵詩曰禁籞名園信所之

深紅膩紫共春暉人疑落葉有生色我道飛花上故枝
掌上艷姬垂袖舞屋頭故吏竊香歸花中只許秦宮活
未必莊生入夢思鄭元祐花蝶謠曰花魂迷春招不
歸夢隨蝴蝶江南飛碧蕤粉香酣不起臥帖芳茵唾銘
水癡娥眼嬌錯驚顧解裙戲撲沾零露折釵搔首笑相
語阿誰芳心同栩栩顏雲流光空影寒冰波絨恨唬闌
干馬臻蝶詩曰曾隨秦女踏青陽幾被鷺捎出建章
芳草夢寒迷碧色杏花雨細宿紅香粉凝薄翅春無力

恨入修眉晚斷腸寄語莫尋歌舞處五侯門第有高牆
明楊基秋日舟中見蝶詩曰趁暖戲晴川依人上畫
船粉銷煙翅薄香冷露鬚拳野菜疎籬外山花小逕邊
夜深桃李夢猶在綺羅筵 劉渙秋蝶詩曰欲歇還休
却又飛芙蓉葉底戀秋暉自知翅粉渾銷盡羞近尊前
舞女衣 瞿佑殘蝶詩曰飛鳥曾聞載鬼車粉香何事
亦隨邪傷生不惜身投火抵死猶將命乞花望帝精靈
枝上血韓憑魂魄墓前沙一般有恨難消滅夢裏相逢

更可嗟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校對官中書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金三俊

謄錄監生臣陸維新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六

蟲豸部二

蜻蜓

螳螂

螽斯

絡緯

蜻蜓一

增爾雅曰蜻蜓一名虻蛭一名負勞 說文曰一名桑

根 爾雅翼曰鄱陽人呼為江雞 方言注曰蜻蜓謂

之蜉蝣淮南人又呼蜉蝣 呂覽注曰一名白宿 陶

隱居曰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黃不同 淮南子曰水蠆

為螻蛄務蜻蛚也 古今注曰蜻蛚一名青亭一名

胡蜨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

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

名為赤弁丈人 又曰紺蜨一曰蜻蛉似蜻蛉而色黝

紺遼東人呼為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

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也 博物

志曰五月五日埋蜻蛚頭于西向戶下

埤雅作
正中門

至三日

不食則化成真青珠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曰不見

夫蜻蜓飛翔乎天地之間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
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蜻蜓二

增呂覽曰海上之人有好蜻蜓者每居海上遊蜻之至
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
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
上而蜻無至者矣尸子曰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

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蜓蓋下羅諸數家獨使朔易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蔓即蜻蛚上善賜帛十疋 潛確類書曰唐天祐末歲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則衆蝗蟲銜其足翅而曳出帝謂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為蜻蜓 清異錄曰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之售于遊女

蜻蜓三

增飲露

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

則停名之曰

點水

本草會編蜻蜓乃水蠶所化水蠶既化蜻蜓相交還于水上附物散

卵復生水蠶而化焉或曰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人知其點水不知其點水者乃生子也或曰稻田間青

蟲所化一種最大者呼為馬大頭

埋頭

感應經司馬彪莊子注云童子埋蜻蜓之頭不食而舞曰

此將為珠人笑之

食尾

蜻蜓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蜻蜓四

增詩唐韓偓蜻蜓詩曰碧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

于蜂坐來近拂波光舞又是殷勤為蓼叢 杜甫詩曰
點水蜻蜓款款飛 又曰蜻蜓立釣絲

螳螂一

原爾雅曰不過螳螂也其子蜉蝣一名蜉蝣莫翁螳螂

蜉有斧蟲也又曰江東人呼為石螳 方言曰螳螂謂之

髦或謂之虻或謂之蜉蜉 爾雅正義曰螳螂深秋乳

子至夏初乃生 廣雅曰芊芊齧肱螳螂也 禮月令

曰仲夏之月螳螂生增埤雅廣要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生亦百子如螽斯云

原禮記鄭注曰螳螂螬蛸母也王璣問曰爾雅云莫

蚗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
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龐齊濟以東謂之馬敷然多
名其子則同云螬蛸是以注云螳螂螬蛸母也 增易

通繫卦曰螳螂搏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
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是謂
陰息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
才之莢者也 范子計然曰螬蛸出三輔上價三百

高誘淮南子注曰螳螂世謂之天馬以其驤首奮臂頸
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
究豫間謂螳螂為拒斧 酉陽雜俎曰螻蛄俗呼為野
狐鼻涕 蠡海集曰螳螂蚱蜢色綠而不鳴者螳螂有
怒攫之勢專食生蟲其氣已散為殺氣蚱蜢性卑潛于
草間陰勝故皆不鳴

螳螂二

原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

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勇士歸之焉

增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將伐齊太子友欲因諷諫以激于王曰適從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舉吻欲哺也螳螂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原莊子曰莊周遊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

于栗林

也感觸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

殷曲大也

目大不覩

不見褰裳躍步

疾行也

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增宋王鞏聞見近錄曰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螵蛸圓及死口中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螳螂三

增捕蟬

埤雅廣要螳螂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為之一前一却

當轍

詳上

莊子又古檄云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

執翳隱形

埤雅云螳螂所執之翳可以蔽形蓋其所

執之葉既得蟬則棄之而俗謂人得之可以隱形也

含氣生火

類仲云螳螂之氣含之生火

勇蟲

詳韓詩外傳

斫父

說文螳螂一名斫父

螳螂四

原賦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乃茂陰俯緣條枝冠角我
我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
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蛇騰鶴擊隼放俯

飛蟬而奮猛臨螻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
所尚乃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觀
茲螳螂將以療飢厲背脅翼其往如歸 增唐陳劓螳
螂拒轍賦曰捨鳴蟬而莫捕蔑黃雀而不知斯謂豺狼
之不若念虺蜴而何為

原贊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
勾踐是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螽斯一

增爾雅曰螽醜奮

毛詩曰螽斯羽

相比而起也

詵詵兮螽

斯羽薨薨兮

羣飛聲

螽斯羽揖揖兮

既飛而斂羽也

又曰五月

斯螽動股

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也

草木疏曰螽斯蝗類色青長

角長股股鳴者也

蔡邕月令曰螽類乳于土中深埋

其卵江東謂之蚱蜢

列子曰力折春螽之股

蓋春時尚弱也

埤雅曰螽斯蟲之不妬者一母百子故詩以為子孫

衆多之况一名春黍亦或謂之春箕或曰似蝗而小股

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字從冬

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蝨

山堂肆考有一種名土蝨又名土蝶似蚱蜢而細長

銳頭青翼能飛能跳飛不甚遠人執其兩股能動搖其身如女人纖然故又名纖絹娘

羃蝨海集

曰蚱蜢性卑潛於草間陰勝也故不鳴 倦遊雜錄曰

嶺南人號草蝨曰茅蝦常食之

蝨斯二

增續異記曰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在帳內與人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微明瞥觀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乃

逐視之惟見鑊中菖蒲根下有太青蚱蜢雖疑此為魅
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為君門
生所困往來道絕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微發其
端邈初不即道後徐語曰我始入直便見一青衣女子
從前度作兩髻姿色美甚聊試挑謔即來就已且愛之
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
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絡緯一

增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草木疏曰如蝗斑色毛

翅數重其羽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

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一名紡緯

埤雅廣要

謂其鳴如紡緯也

又曰一名促寒娘有青褐兩種一名梭雞

一名絡緯蠡海集曰馬蚱之蟲至秋而鳴秋之令金

也蟲色綠木也金木相軋以為聲以兩股擊翼而鳴者

金木傍擊之謂也

絡緯二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肅肅莎雞羽 唐李白詩曰絡緯

秋啼金井闌 宋宋祁詩曰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鳴

時無婦驚 元郝經絡緯詩曰牽牛風露滿籬根淡月

疎星夜未分燈下有人拋錦字機絲零亂不成文

增詞 張弼絡緯詞曰絡緯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

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聲寂寂吐絲復自織織網網

飛蟲飛蟲足充食事在力為不在聲思之令人三歎息

蜂一

原爾雅曰蜂醜蠍

垂其腴也

土蜂

在地中作房者

木蜂

在樹上作房

廣

雅曰范蜂也

增埤雅曰蜂一名蠆其字象形蓋蜂類

衆多動以萬計也

又曰黃蜂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

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

牡也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螋或謂之蚰蛸

音幼

悅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其大而有蜜者曰壺蠶注穿

竹木作孔者謂之笛師

毛詩曰莫予荇蜂自求辛螫

原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

蜂有刺毒以扞難武
士象也梁或為良

韓詩外傳曰稷蜂不螫而社鼠

不燠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

賢者以自輔 增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採為味

列子曰純雌其名稚蜂

正字通其黃色細腰腰僅相屬不能為蜜曰稚蜂淮南子以為

貞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鵲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

闕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 原抱朴子曰雞有專

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

人相役御亦若是耳 增又曰崑崙山大蜂一丈其毒

殺象

郁離子曰昔靈丘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

守剡木以為蜂之宮其置也疎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

方牖有向視其生息調其暄寒以輦其架構如其生發

蕃則析之寡則裒之去其蛛蝥虻蠅獮其土蜂蠅豹夏

無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分

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于是不出戶而

收其利 山海經曰火蜂其狀如螽 東晉發蒙記曰

蜂食蜘蛛

陰陽變化錄曰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

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不能采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蜜不成至七八月間盡死不死則羣蜂飢俗云相蜂過冬蜂族必空 原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納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增又曰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餘窠乃蠟著石不盡者有鳥形小于雀羣飛千數來至春都盡其處皆破如磨洗至冬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 酉陽雜俎曰竹蜂出蜀中

好于野竹上作窠窠如雞子有蒂長尺許蜜皆紺色甘
倍常蜜 又曰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
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 嶺表錄曰宣歙
間人好食蜂兒狀如蠶蛹而瑩白大蜂結房于山林間
其大如巨鐘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采時必以草衣蔽
身以捍毒螫後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援崖樹斷其
根一扇有蜂兒五斗或二石三分之一翅足具矣即入
鹽酪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為方物

元稹詩集曰蝮蜂類而大巢在寨鼻蛇穴下故毒螫倍
諸蜂蠱中手足輒斷落及心胃則圯裂用他蜂中之
方療之不能愈巴人往往持禁以制之則差 投荒雜
錄曰南海有蜂生橄欖樹上形類木葉有手足抱枝自
附與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仆樹候葉凋落辨而取之
用為媚藥 鶴林玉露曰蜂交則黃退 搜採異聞錄
曰江南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粘于肉蜂見
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 近峰聞畧曰蜂

采百花俱置翅間及股間惟蘭花則拱首入房以獻于
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 西軒客談曰蜂蝎之毒能螫
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人得而加害矣故
人之知勇貴乎慎所發 陳藏器曰諸飛蟲著蜘蛛之
網皆不能脫惟蜂不畏蜘蛛反擒而食之 一統志曰
瓊州臨高縣毗邪山有神甚靈昔黎人叛神輒驅蜂禦
之官軍乘勝追擊至今廟祀焉

蜂二

增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鳳飛集王舟因以烏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 原禮記曰邠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邠宰遂為衰邠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增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蜂食

田苗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

守賈萌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詳之

徵萌不從果見殺 原葛仙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

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時食未竟仙公曰諸公得

無邑邑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

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

還入口中成飯食之 增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

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

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簾出

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
走王隱晉書曰陶侃以表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
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譙船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
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西陽雜俎

曰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
一年中桐始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
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
意嗜梧花采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

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扎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杜陽雜編曰貞元八年吳明國獻

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
十餘斤為巢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采
其蜜不過二三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久食之令人
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唐闕史曰皇甫湜
性褊急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怒命臧獲及里中小兒
輩箕斂蜂窠購以善價俄頃出窠于庭命碎于杵臼絞
取津液以酹所痛 玉壺清話曰丁文果善射覆宋太
宗一日置一物急令射之果乃曰葩葩華華山中采花

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啟之乃數蜂也 南墅閒居錄曰

蘇子瞻嘗言其祖先祿公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已化為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笈而辭之戲以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采珠寶常以霧暗為苦有此珠霧即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遼史曰會同四年神肅車有蜂窠成蜜史占之吉 明興記曰

太祖登極後命數星士徧行天下遇有年月日時與御
誕同者以聞于某處得一人召問之村民也無以為生
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蜜自贍耳上曰是也朕有十三
省布政汝有十三窠蜂大小不同統轄無異遂謂命不
足信勞以酒食 泳化類編曰楊一清閣老致政後一
日遊鎮江北固山下偶見羣蜂擁王出遊遇鷺鳥攫殺
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乃令家僮瘞焉表其封曰義
蜂塚親作文祭之

蜂三

增應潮

裨雅廣要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為之旋繞如衛誅罰微令絕嚴有君臣之義

確類書朝衙畢方出

居臺

又曰其王之所居壘積如臺語曰蜂臺言蜂居如臺

也

垂芒

又曰蜂之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垂芒是也

釀蜜

又曰采取

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舊說蜂之化蜜必取

類書采花時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

穿簷椽

山堂肆考

郭璞云穿木蜂黑色似土蜂而大在人

投紙窓

禪燈錄神

家簷椽間穿穴如刀鋸所鑽能螫人

瓚

正字通胡蜂黑色一名胡

瓚禪師見蜂子投窓紙求出師曰

蜂一名
蝮

蜚零

土蜂赤黑色最大即馬蜂一名蜚零荆巴間呼為蠶蜂

七里蜂

獨蜂俗名七里蜂毒最猛人馬被螫皆亡

獨脚蜂

出嶺南似小蜂黑色一足連樹根不能動五月

采之方書治癰疽燒此蜂研末和油塗之良

蜂四

原詩梁簡文帝咏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

君不留眄銜花空自飛 增唐耿漳賦得寒蜂采菊蕊

詩曰遊颺下晴空尋芳到菊叢帶聲來蕊上連影在香

中 元稹蜂詩曰梨笑清都月

京開元觀多梨花蜂

蜂遊紫殿

春構脾分部伍嚼蕊奉君親翅羽頗同類心神固異倫
安知人世裏不有嗟人人 孟浩然詩曰花蕊上蜂鬚

杜甫詩曰花底山蜂遠趁人 羅隱咏蜂詩曰不論

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

辛苦為誰甜 溫庭筠詩曰蜜官金翼使 指蜂也 黃魯

直詩曰王蜂衙退海潮上 又曰稚蜂趨衙供蜜課

李商隱蜂詩曰沙苑華池爛漫通後門前檻思無窮窈
妃腰細纔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

簾迢遞霧巢空青陵粉蜨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宋蘇軾收蜂蜜詩曰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
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
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開如市坐入竹屋新具
完小窓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
侶共入新屋長子孫前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上
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又詩曰只有
荷蜂不愁雨蠟房仰卧萬花枝楊萬里蜂兒詩曰蜜

蜂不食人間倉玉露為酒花為糧作蜜不忙采花忙蜜
成猶帶百花香蜜成萬蜂不敢嘗要輸蜜國供蜂王蜂
王未及享人已割蜜房老饕吏來搜我室老蜂無味只
有滓幼蜂初化未成兒老饕火攻不知止既入吾室取
我子 又詩曰燕銜芹根泥蜂綴花上蕊帶雨兩股飛
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英凝甘滑于髓天寒百蟲蟄割
房霜在七燕已成雛歸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多為
造化使 謝翱咏蜂詩曰蛹黑春如翳寒厓舉族懸撲

香粘絮落采汗近僧禪聚暗移花幄分喧割蜜煙閒房
無處著應架井泉邊真山民蜜蜂詩曰釀成百花脾
聊爾了口腹人知口中甘誰料腹中毒元李俊民蜂
詩曰弄晴沾落絮帶雨護園花有課常輸蜜無春不到
衙戴表元義蜂行曰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
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采
花出翁為守關司微遮朝朝暮暮與蜂狎頗識蜂羣分
等差一蜂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衙叢屯雜聚本

無筭勢若有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天蔽野飛
橫斜湏臾駢翼致雋永戢戢不翅輸牛車似聞蜜成有
所獻儔類不得先摩牙重防覆衛自嚴密雖有毒螫何
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春容靚飾修且姱蜻蜓忽來伺
其急搏擊少墜遭蝦蟇羣蜂倉皇迷所適謁走欲絕聲
呀呀求之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來訪翁親
目睹搏髀不覺長咨嗟 明俞允文蜂詩曰春晴逢穀
雨泛濫遶林篁逐醉縈輕袂纏花獵異香叢棲懸玉宇

壘構隱金房靈化知何術神功寄藥王

原賦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朋族
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于羽屬近浮遊于園薈遠翱翔
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景翳
曜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猿迷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
蘿繡嶺無花不纏無樹不省吮瓊液于懸峰吸澗津乎
晨景于是迴驚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壘構玉室咀
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

割肪氷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湏之以諧和扁鵲得之
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
微而結落徽號明于羽族閭衛固乎管籥誅戮峻于鈇
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增記宋王元之蜂記曰商於象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
之甚悉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
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他問王之所
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

其上日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後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去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通凡取其蜜不得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情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毒似德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任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

果蠃一

增埤雅曰果蠃一名螳螂一名蒲盧即今細腰土蟻好

禁蜘蛛捷泥

捷力剪切運也

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

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

也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注曰奔蜂小蜂也藿蠋

豆間大青蟲也蝶蠃祝螟蛉而化之以才力之相當也

奔蜂藿蠋能之乎揚雄輶軒絕代語曰蜂之小者曰

蠚蠋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或阜螽子

呪而成己子 酉陽雜俎曰蠮螋好窠於書卷或在筆
管中呪聲可聽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
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墨客揮犀詩云螟蛉有
子螺贏負之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曰螺贏
穴地為巢者名蠮螋窠於書卷筆管中者為蒲盧名既
不同質狀大小亦異

果蠃二

增賦唐人蒲盧賦曰蕭蕭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

物孰云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因蠕動而稍分
與胎教而齊致蠶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
末同而本異 宋歐陽修螟蛉賦曰爰有桑蟲實曰螟
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
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
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
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蠅一

原爾雅曰蠅醜扇

好搖翅也

增揚雄方言曰蠅東齊謂之

羊陳楚之間謂之蠅

原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

增又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

則鳴蒼蠅之聲

原焦氏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

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

蠅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揚

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

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

增論衡

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色

夢溪筆談曰

閩人謂大蠅為胡蠥亦蠥之類也

蠅二

原漢書曰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

朝者坐

案服虔注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

積階東西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讒人衆多

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虞翻別傳曰翻

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

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謝承

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李固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又曰楊匡為杜喬所辟為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敝衣赤憤守其尸驅護蠅蟲天子嘉其忠義聽殯殮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增廣五行記曰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千頭來自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晁惡而

來集之位凌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晏伏

誅 原益部者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

女子哭聲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

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

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常欲肆赦乃

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

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

赦喧然已徧 增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

曰何故放入 酉陽雜俎曰張芬在韋臯幕中有一客

于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
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無脫者 又曰那蘭

陀寺僧食堂中熟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
集於庭樹 又曰太和七年忽有蠅蔽天如蝗止河陽

界三日經旬方散 唐書曰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元

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
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

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桂陽雜編曰鄭注嘗置藥于簏
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心頗惡之未踰月而難作 青

陽記曰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
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俯躬再
三良久乃去 金溪記曰盧記室多作脯到夏則委人
於十步之內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人
呼為記室獵蠅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初外學置官師
職簡地親多與宴席有學官喜評語同僚苦之詠蠅以

刺曰衣服有時遭點污盃盤無處不追隨 雪濤小說
曰天順朝都御史陳智性急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
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擒拏狀伺其怒定
乃罷

蠅三

原漬酒

點屏

淮南子曰一杯酒蠅漬其中匹夫不飲
小也 曹不興畫屏風誤筆點汚似蠅

孫權謂是真蠅彈之

傳赦

刺讒

符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
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

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于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
童子呼于街中堅曰是前青蠅也 詩青蠅刺讒也

增點玉 負金

堦雅廣要曰青蠅糞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 又曰青蠅首

赤如火背

亂聲 隱字

又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

若負金

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疑蒼蠅之聲為雞鳴也 酉陽雜俎曰長安秋多蠅段成式讀書頗為所擾

有蠅觸睫隱字偶拂殺一取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

逐臭 察腐

堦雅廣要曰蠅逐臭

者懷蛆營利常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 酉陽雜俎曰蠅性察于腐嗜

于酒

茅根化

稻草祛

又曰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物類相感志曰草索可以

祛青蠅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間則盡又曰臺蔥辟蠅子薰湯洗杯蒼蠅不來

生積

灰

鑽故紙

晉束皙發冢記蠅生積灰 又堦雅廣要蠅溺水死者以致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

以為爛灰生蠅正謂此也 古靈見窗上蠅詩曰百年錯故紙未見出頭時

交足搖翅

喜煖惡寒

坪雅廣要曰蠅好交其前足有紋繩之象故蠅字從繩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 下見

上逐 吳注

聯詩愈疾

集筆鳴冤

幽怪錄曰毗陵滕庭俊患熱病醫不能治文明

元年之洛調選暮宿一道傍莊家主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為客多辛苦日暮無主人即有老父鬚髮疎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云姓麻第大因呼之為麻大出樽酒盤核延庭俊坐聯同在渾家平原門館詩庭俊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欠馮驩在今希廁下宿麻大曰何得相識須臾聞主人喚庭俊聲館字麻大一時不見乃坐廁屋下傍有大麻蠅而已庭俊熱疾自此頓愈 好生編曰酒匠見蒼蠅投酒甕即取放乾地上以灰擁其體蠅得活如此日久救蠅數多後為盜掘不能白獄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蠅集筆尖揮

不去判之莫得因疑其冤詳問
之則誣也呼盜一訊遂釋之

蠅四

原止棘

止榛

竝詩
青蠅

蠅五

增詩宋梅堯臣蠅詩曰乘炎出何許人意似微看怒劔
休追逐疑屏漫指彈與蚊更晝夜惱客上盃盤自有堅
冰在能令畏不難 楊萬里秋蠅詩曰秋蠅知我正吟
詩拂拂緣眉復入髭欲打羣飛還歇去風光乞與幾多

時 又凍蠅詩曰隔窗偶見負暄蠅雙脚按摩弄曉晴
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別窗聲 元陳櫟秋後蠅
詩曰夏日營營遶案飛轉多秋後亦何為從教引類集
瓜上落蒂秋瓜能幾時

原賦晉傅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
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
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味之鮮潔
蠹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閨宇之得清 增宋

歐陽修憎蒼蠅賦曰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
蠆之毒尾又無蚊蟲之利觜幸不為人所畏何不為人
之喜爾形至渺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秒
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
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
也至要若乃華棖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
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歆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
而見歟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揮而猶攘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
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
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
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何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
景跡一有點汚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
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
頓足改容失色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
藏謹瓶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錯極百端之窺覷至于

大哉肥牲嘉肴美味纔少怠于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
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
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
誠可嫉而可憎

增文宋張詠罵青蠅文曰觸類冉冉明飛薨薨切羶而
蠹芳筵預登當是之際人無不憎我疑奸人之魂佞人
之魄堙鬱不散託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
為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奸佞之作敗君之

德黑白之變為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黜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拊髀而太息

原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

原論後漢班固難莊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六